

## 行向靈山

### ——談高行健的《靈山》與生命中的自我朝聖

外在的朝聖容易，內在的朝聖至難！

皮、骨易於摩畫，心象至難成全！

《靈山》就是修行的次第，所指涉的是「初發心」的兩個階段吧。

梁寒衣

等待果陀，而預言中的「果陀」卻永不現身！……宛如貝克特荒謬劇〈等待果陀〉中的劇中人一般。近數十年來，每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，總如一只燭亮疾駛過天幕的流星般，帶來文壇的騷動，與唏歔——於驚艷之餘，人們總是這樣不斷問著：「究竟中國/台灣的文人，什麼時候能獲得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呢？」「誰又是那位第一位獲獎的作者？」

從驚艷而至質疑，從企盼乃至失落……如斯的儀式不斷地上演著，年復一年……於悠漫的守候中，如同傳說中蟄於深海，囚禁於阿拉丁神燈瓶腹的巨人一般，當文壇從熱望轉至冷漠——從激情的擁抱化為禮貌性的、儀式性的介紹，果陀卻不期而至！

公元二千年，在這一個世紀的最末，中國人終於獲得了第一座諾貝爾文學獎。果陀來了，雖然姍姍來遲！雖然在蕪長的守候中，等待者的眼底已經有了些許暮色與潮氣——

人們銷耗了漫長的時光致力於揣度，然而當謎底揭曉，果陀現身於舞台——這卻是令兩岸文壇同感詫訝、同樣尷尬的一刻，無論作者、讀者、編輯、出版人或評論家皆然——

倘使具有一定的內省度的話。因為，在高行健——這位亡流法國的作家獲獎之前，在台灣，較之於其他知名作家，他僅是一位低票房、少聲名，既不暢銷，也不叫好的「低刷」作者——意思是，他的短篇

小說《給我老爺買魚竿》、長篇小說《靈山》都處於四千本無法售罄的低迷狀態。台灣如此，而大陸，也一樣陌生……高行健的桂冠，至少指涉出了一層意義：即文學素養與閱讀能力的匱乏——無論此岸或彼岸，編輯、出版人或作者、讀者，人人皆缺乏一類識得作者與作品的慧眼。以致，若非諾貝爾文學獎使他「出土」，作者與作品便將永埋於文字的深海中，猶如囚於神燈腹臚不見天日的巨靈一般。

## 什麼是禪？

不可諱言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——任何一類文學獎皆涉及了評審主觀的生命經驗、意識形態和審美嗜味，也皆不可能具足絕對的威權或不可動搖的神龕，諾貝爾文學獎自不例外。以致歷來才思敏越、靈光獨耀，而佚失於諾貝爾獎之外的巨匠、遺珠不知凡幾。但是同樣地，作為一頂恆續百年的國際桂冠以及文學界碑，諾貝爾獎自有其一定獨到的深凝目光，和經史、典範的價值。

如此，當寓居巴黎的高行健，以小說、繪畫、戲劇——以作家、畫家、劇作家和劇場導演等多元身分折下桂冠，獲獎的理由又攸關於作品透顯的東方玄學與禪學的氣質。那麼，作為一名禪和子，甚或作為一名耽嗜文學，樂於一窺堂奧、溯向秘源的純粹讀者，我們又該如何解讀他的作品《靈山》？如何自繁密龐雜、浩蕩宛如一部中國西南風物史的馥麗文本中析離出潛隱（或可能）的禪意與禪味？

首先，要問的，自然是「什麼是禪？」——是真禪？假禪？似禪？肖禪？或仿禪？是宗門下論？或非宗門下論？是行道禪？抑或是文人禪？知識禪？藝能禪？文字禪？是真參？抑或戲論？

是髓骨？抑或皮影？是心目？抑或是摩頭捉影、口角春風？

是舍利？抑或僅是火光、煙炮？

此外，必須考量另一個問題是，諾貝爾諸公心目中所認知的「禪」是什麼？在精湛於文學的種種向度、種種極致、種種標竿的同時，評審者是否亦具足了一定程度的禪學素養與訓練，形如一位善巧的珠寶

匠人一般，能於漫室相仿相似、煥耀發光的珠寶之中，迅速抉擇真偽，評斷出種種稀微的成色、等級、質地和變化？

還是，正如泰半東方人一樣，所謂「禪」，僅是一類經由文化積澱而出的玄色風景、玄色意象。一種十分直觀、十分籠統，亦十分模糊、空泛、無以言說的「感覺」和「印象」——一件事物，一段風景，一棟建築，一座庭園，一方樹石，一塊角隅，一個人，一襲衣裳，一只茶盅，一聲梵吟……凡是賦予以我們空靈的想望，玄幽的覺受，精神的滌淨，清澄的美感，靜止，收攝，清簡，明淨，安悅的……我們統統稱之為「有禪味」、「禪意」的——一種很「印象派」、「感覺派」的泛稱。「禪」形塑了東方心靈的鄉愁，統攝了我們內在最古老、悠遠，最詩化、靈美，亦更幽邃、超絕的嚮往和投射……

如是，即使不聞一句禪偈，不參一則公案，亦不知「禪」究底為何，一名十六、七歲的少年，一位尋常的家庭主婦，或一名普通的公務人員，都可能對著一幅大量留白的水墨圖像（無論它所繪的是芭蕉、蘭竹、松枝、梅花、雀鳥或游魚、人物），一幅淨白的雪地風景，一段微茫的水澤、霧原，一簇石磨上的青苔，一方簡淨的枯山水，或一種倒茶、置盅、插花的姿態……脫口稱讚道：「多有禪意！」或「真是禪味盎然啊！」——而聽者和說者，都可能瞭解他們所指涉的是那分邈遠、闐寂或靈幻、脫逸的「感覺」……與任何一門宗教、或宗教下的概念、知識、參惟、體驗、了無交涉。

## 洞觀與深省

同時，在千餘年的文化積澱、文化創造與延展中，經由與文人、士大夫，與各種知識、各類藝能、各種生命層級的對話，禪，的確發展、形塑出了系統表達的符碼、格律與程式——禪詩、禪畫、禪茶、禪花……任何一門的藝術工作者，無論文學、書道、繪畫、戲劇、電影、音樂、建築、舞蹈、雕塑、染織、雜器……僅要學習程式，善巧運作其意象、語言、符號、符碼，便可捏塑、投射出一段玄美的、具

有東方禪意的皮影來——以致，在擅於包裝、促銷「靈美」的日本，即使在一截腰帶，一束和紙，一盤置著紅葉的餐點，一盅綴著黃菊的白麵，或一只果點的包裝設計中，我們都可嗅及濃郁的、被纖美泡製出來的「禪味」。

在這個層次上，所有的，僅是禪的皮殼、皮影，而非髓骨、心目。藝能者所需全神貫注、精粹演煉的，亦僅是皮相神態、符號符碼……具足一切「禪」的言笑皮表、樣象投影……而非深入禪堂、深入參行。

就這一層次、形式下論「禪」，「禪」可能是一種極其自由、隨興、隨意的標籤——一類「冬瓜印子」，任何一項人地事物，任何一樣情境、狀態，一旦觀者心目中湧現某種無以名之的「靈美」感覺或印象、情緒，我們皆將之命名為「禪」，皆蓋上「禪」的戳印。——「禪」成為某種集體積澱的文化意識和想像。就這一形式下，自然，學與無學、宗不宗門，都無關宏旨……人人都可以依其「印象」和「感覺」論禪，事事物物也皆可以篩上禪的光影、禪的情味。

將高行健的作品認知為具足「東方禪味」，也僅是如人飲水般的自由心證、各自表述罷了。——唯其若果只是一種「感覺」和「印象」，自然也乏於任何辨證的理由和基礎——僅是冷暖自知、各減袍裳，或各添袍裳罷了。辨與不辨、明與不明，都無餘地，也無所謂的檢不檢測、驗不驗證。

當然，自可以說是「禪」，是「佛」，是「達摩」或「西天如來」……一切命名，僅是觀者心意，觀者覺受，以及觀者的自由表述。

但是，倘使「禪」，不僅止於心靈遙邈的鄉愁與境界，也不僅止於各自投射、各自摩捏、似有乍無的「烏何有」之邦——而是具體而微的參修過程，也是精準、明確、清晰，了無任何模糊疆界的經驗、概念與體證的指陳（意思是，千人悟道，所悟的，無非如來藏本然空性。本頭而已，絕無其他——世尊如此，達摩亦然，祖師、弟子莫不如是——更無別有他頭，別有境界與指涉），那麼，若以宗門眼目，禪和子們是否能就此將之認判為「屬禪」的文學，《靈山》是否又當真揭糞了禪門的精神與內涵？

於我個人，毋寧更取向放下「禪」一詞，而以佛法的角度導讀這部作品——如眾所知，佛學與文學是兩門各自獨立、浩瀚宏深的領域；會通文學與會通佛學亦完全是了無交涉、各自平行的——除非一方有意向另一方游移滑行，乃至深潛深涉。如是，足以遴選、標示出文學桂冠的諾貝爾評審，也未必當然足以認證禪家的桂冠。但是，須注意的是，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，必涉及了人性幽昧的向度，與深邃的覺觀。而佛法的超越，即建立於之於生命的成熟諦觀與智慧贖拔上。一部優秀的文學，無論禪與非禪，永永提供了生命洞觀與深省的有力基礎。附不附禪，並非取決作品的絕對指標。

### 以物象摩寫心象

受了「意識流」小說的啟動，法國的「新小說」作家——包括 1985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克勞岱·西蒙 (Claude Simon)，獲得龔固爾獎的瑪格麗特·莒哈絲 (Marguerite Duras)，以及旗幟鮮明、毀譽參半的阿蘭·羅伯格里耶 (Alain Robbe-Grillet)，和米歇·布托 (Michel Butor) ——以「反小說」的形式，擅長打破時空的限制，藉著「物象摩寫心象」——透過外在、客觀景物極盡繁瑣、細節的鋪陳，投射出小說主人翁主觀的意識心靈。稱為「反小說」，因為它「極其反動地」違反了傳統小說「說故事」的概念、形式與情節；同時，擦滅了傳統小說的人物姓名與描摩刻劃，改代以「你」、「我」、「她」等涵攝泛人類全體，更模糊、也更不確定的指稱。

深受法國新小說的影響，高行健的《靈山》自不例外——一方面，打破時空，虛構/現實，與緬想/歷史、現在/未知，含混並列、矇昧共存；一方面，則擦滅具體指涉，無論經驗多少女人，多少不同的面相與心相——醜的、美的、齟齬的、撕裂的、誘惑的、豪放的，或恐懼、掙扎著的……同志或異性戀……所有的女人，都以「她」為代稱。而兩位男性主人翁——無論是兩名個別的男體，或一個人內在分裂的兩個自我、兩重協奏與對話；乃或泛指具有相類特質的種種男性旅人、

男性經驗——都同樣擦滅姓名，以「你」、「我」來表示。總體來說，故事宛如呈現「一個人類——一名男人或一名女人，在現實時空下，所可能經驗的人性劇場與劇碼……只是，劇場更迭——有的前衛、有的原始，有的開放、有的封塞，有的都會、有的荒蠻……」

同時，承襲新小說「以物象摩寫心象」的書寫姿態，整部作品宛如一部沆莽龐沈的西北/西南風物誌，由一章一章精煉的敘事/敘景散文鋪構、組綴而成；猶如另一類型的「文化苦旅」——只是更更鬱暗、赤裸、濃烈，更更將刀口酷冷旋向自我和他人至為黑魅、混亂、騷悸和腥紅的核心。人性本質的脆弱、割裂，渴求愛而無能於愛，希冀救贖卻無以超拔……如一幅幅連景屏風一般，透過一節節的旅程而鬱冷洞開。你、我、他/她，乃至一切眾生的心相與臉譜，俱皆無以閃躲地織入這龐混的風物連屏裡。

更仔細的凝觀，兩名旅人——一名的身分是一位作者以及民俗/民歌調查研究者；而另一名，宛如前者的摩本，擁有相近相類的嗜味與傾向——一樣僕僕風塵，永永的探索、追尋、行旅者，僅是面目、輪廓更更模糊、擺盪些。兩者交會於旅程的火車上，一個切確已知目的地為「靈山」，另一個漫無目的，只是隨口聽聞，興起了探山/朝山的意圖。前者地圖、輪廓漸漸清顯，略知朝山/朝聖的索徑，摸索向前；後者則歧路亡羊，仍在山下渾茫摸索，完全失卻方向，也全盤惑困於上山的路徑。

## 穿越人性與世相

朝聖之路蓁莽叢叢、險隘重重……無論是「識徑」或「不識徑」的，兩者皆須熬歷層層的關卡——於荒莽蠻愚的自然，與同樣荒莽峻險的人性中、操危前進——兩者皆須通過自然、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、人類、人性的種種密林沼澤、毒蛇猛獸、闖暗「原始」——道路迷蹤！我們看到，兩名旅人一次又一次地，陷入悚息窒人的原始林海中，誤入不住下陷、至人於死的沼澤，徘徊於歷史和傳說所淤澱出的殘酷夢

魔中，而與誘人入網的朱花娘和一吻斃命的蕪蛇狹路逢……。

「靈山」晦昧、霧影矇茫……山徑崎嶇龐深、道路闕暗顛危，兩名旅人須歷煎的，不僅於現實的自然風土——不僅於國土的危墜！更是人性人心的危墜！——通過欲望與騷亂、掙扎與碎裂、誘惑與懷疑、撕裂與剝割、脆弱與背叛、殘忍與嫉恨、血腥與毒酷……通過自我的，也通過他人的，通過歷史的，也通過現世此刻的，通過記憶、幻像的魔魅，也通過人性基底的。

最終，前者於霧夜中抵達「靈山」，發現一片荒圯。廢墟廢崖上繞著紅布，靈山成為鄰鄉婦女拜神求子的地方。昔日香火鼎盛的寺院金頂，僅餘下歷史、人性所淤澱出的種種荒蠻、血污與傳說——一樣的愚莽、荒咽、無救、無贖……僅有半截殘斷的碑石，敘說著那曾經逝滅的圓覺與弛墮——

至於，另一名朝山者，雖然心中有念，卻仍道路不明，始終徘徊於河畔，從河的一邊摸索至另一邊，又無功折返。仍然行道迂遠，無法覓得上山的路徑。

前者，面識而心不識！身到、腳到，而心不至！一座靈山，僅餘肉眼下的荒圯空廢。後者，則身、心、手、眼皆不到，靈山成為渾蒙生死，此岸彼岸，摸索盤叩中，一座迢遙迷惘的夢土，一座依稀存在的烏何有之鄉。

外在的朝聖容易，內在的朝聖難！皮、骨易於摩畫，心象至難成全！——《靈山》就修行的次第，所指涉的是「初發心」的兩個階段吧。兩者皆有了靈性的召喚與覺醒——一名欲以「身」見如來，「相」見如來！繚繞大塊山水，於亂山亂石中尋索心目中的「靈山」；另一個則福至心靈、一閃而過，能徘徊於塵影蜃樓中，不知下手落腳處，以致連皮相俱難尋覓。

但是，修行是從這「一念淨心」開始，逐步深化的罷——自皮相俱難描摩，難識靈山真面；然後由皮而肉，漸入髓骨、心目。

然而，無論發心深淺何如，兩者俱須披瀝蓁莽叢叢、魑魅魍魎，穿越人性與世相的「五濁」狀態——即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

命濁——穿越歷史現實的炎酷，穿越各種理論、見解、觀念的思惑，穿越官能與精神的欲愛、耽溺和痛惱，也穿越人我眾生之間的瞋恨、無明與癡惑，而存在的背景即是「必死」的事實。所謂朝山，即在於內、外五濁的不住穿涉與越拔。

輾轉尋求，自問佛、問法、問僧，而後問心……自緣外朝聖，而後向內溯心、探其本源……然那所謂的「靈山」，是世尊拈花，眾僧沈默，獨獨迦葉凝睇而笑的彼刻罷！——是頭陀行者，糞衣百衲，傾全付身心首腦，印證佛法、力勘生死——戡至無身可見、無心可了，始獲冥契的一笑。

**插畫說明：**

「禪」形塑了東方心靈的鄉愁，統攝了我們內在最古老、悠遠，最詩化、靈美，亦更幽邃、超絕的嚮往和投射……

一部優秀的文學，無論禪與非禪，永永提供了生命洞觀與深省的有力基礎。附不附禪，並非取決作品的絕對指標。